

凭什么走进华尔街

郭龙

华尔街是美国的金融中心,在华尔街最令人羡慕的职位非交易员莫属了,每年红包动辄百万、千万美金,因此应聘华尔街交易员的人数不胜数。交易员要具有全面的市场知识和对风险的心理直觉,因此应聘交易员成功率基本不到1%。

马克原来在英国的一家银行做交易员,工作经验极其丰富。那时德意志银行证券部有一个交易员的位置空缺,是专为几个大富豪做交易的。马克很心动,马克知道这几个大富豪的交易投资额度都很大,也就是说业绩很容易上去。

面试那天马克一走进办公室,他未来的老板先与他握了握手,给他让座,对他彬彬有礼。突然,老板起身一拍桌子,抓过茶杯猛地往地下一摔,向他吼道:“You!Get lost! You stupid idiot!”(你!还不快滚,你这个蠢货!)

好在马克久经沙场,这样的场面

马克见多了。他镇静地坐在那儿,微笑着什么都不说,等他老板“发飙”完了,他才慢条斯理地开腔说话。结果马克如愿以偿拿到了这份满意的聘约。马克很清楚这种面试的目的就是测试他今后是否能面对那些蛮横刁钻的大客户,是否对突发事件有足够的应对能力。

而约翰应聘瑞士信贷的经历则似乎有些“轻松”。约翰应聘的瑞士信贷,是全球的第五大财团,属下的投资银行CSFB在华尔街也是十大投资行之一。约翰傍晚下班刚到家便接到了一个经理的电话:“你是不是申请了CSFB的职位?”

约翰说:“是啊。”约翰神经马上高度紧绷,准备应付经理给出的金融和技术等问题。

没想到经理的第二个问题竟然是:“知道全世界房价最高的地方在哪儿吗?”约翰一愣,立刻回答:“旧金山”。这个经理接着问:“那么哪里的

生活水平最高呢?”“当然是日本东京啦。”约翰答道。

“那么德国人最爱开什么车?日本人开私家车多,还是乘公车的多?”他一个接着一个地问约翰这与专业毫不相关的问题,接着又谈到“哪个影星又在哪儿领养了第三个孩子”、“哪个棒球队最近以一球之差屈居亚军”、“哪本小说进入了销售榜”等等,东拉西扯足足聊了两个半小时。幸好约翰平时爱看报纸杂志和各类“闲书”,记忆力又还行,这些事都能侃侃而谈。

约翰跟这个经理聊得挺投缘,经理让约翰第二天去见他,瑞士信贷的门也就这样对约翰敞开了。不过约翰一直很纳闷为什么这个经理会在电话里问他这些问题呢?后来这个经理告诉约翰,他清楚约翰的业务工作能力绝对不成问题,而信贷的工作需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因此必须能“侃”,所以就东拉西扯问约翰各种各样的问题。

事实上决定你走进华尔街的因素中除了必要的学历、经验和业务能力外,更重要的是你的软能力怎么样。

摘自《环球》

传是三个共同创办人在一次晚会后拍了很多录像,不知如何分享,故而鼓捣出了这个被谷歌天价买走的网站来。

有人问弗洛伊德,怎样才能过得快乐而且有成效的一生,弗洛伊德说:爱着,工作着。《玩耍的力量》一书中,作者戴维·艾尔肯德加上了一个词,玩耍,这样就成就了人生的金三角:喜爱、努力、玩耍。一个人成年之后的悲剧,就是将三者分离开,或者三缺一。喜欢、努力却无玩耍则生疲惫,身累;喜欢、玩耍却不努力则无长进,心累;努力地玩耍而不喜爱则属应酬,身心俱累。

摘自《青年文摘》

小人物·大人物

娄底人

2010年10月1日,卡尔洛斯因心肌梗塞逝世,声名显赫的《华盛顿邮报》居然在头版刊登了他的讣闻与故事,这是最重要的名人享受的待遇。

卖卷饼为生的卡尔洛斯肯定不算什么成功人士。1981年卡尔洛斯的祖国萨尔瓦多发生内战,17岁的他来到美国。最初,卡尔洛斯刷油漆、打小工,1990年,他在华盛顿街卖热

狗,后来改卖有家乡特色的卷饼。卡尔洛斯做小贩有两个“绝招”,一是细心到让你感动,二是真诚地将顾客当朋友。卷饼摊有好几百位常客,他都能记住他们喜欢吃什么口味。他还主动跟顾客聊天,出自内心地“希望你今天心情愉快”。慢慢地,卡尔洛斯的卷饼摊成为当地的一个标志,一些上班族心中不可缺少的圣地。

许多顾客出差去外地或异国他乡,总不忘给他寄一张明信片,地址直接写“华盛顿17街和K街路口的卡尔洛斯卷饼摊”,居然也能收到。

前不久,正当盛年的卡尔洛斯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消息传来,很多人都非常悲痛。10月5日,上百人参加了追思会,他们和卡尔洛斯的关系仅仅是那个热气腾腾的卷饼摊。10月6日,卡尔洛斯的妻子率子女来到17街与K街路口,与他生前的工作之地作最后的告别。数百人赶过来,向他的遗像献花致哀。这些人当中有议员、律师,也有实习生、流浪者……

摘自《杂文报》

新加坡人善做“小事”

小黑

不久前,我和同学去新加坡游玩。当天因飞机晚点,到达目的地时已是夜里11点,我们决定先找宾馆住下。办理入住手续时,前台服务员告诉我们:“你们两人如果是住一个晚上,需60新加坡元,住两晚则需140元。”我们对此很不理解,怎么多住一晚反倒要多收20元?带着疑惑,我们询问服务员,如果住3个晚上,是不是要加更多的钱?服务员的回答让我们更加疑惑:“我只能对你们说声对不起。因为,我们这里规定,客人最多只能住两晚。”服

务员微笑着做了解释:“我们这地方不大,客人用两天时间就足以将所有景点玩个遍,如果多玩一天,纯粹就是多余。我们宾馆有个硬性规定,不管游客来自哪个国家,游玩的时间均不得超过3天。主要还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如果游客太多,不仅会对当地居民的生活秩序造成麻烦,更会对当地环境和公共资源人为地造成破坏。宾馆也是公共资源重要的一部分,不能白白浪费。”

第二天中午,我们决定去附近一家小饭店用餐,但点菜时又遇到

美国人的另类消费

陈雪娟

公司派我去美国接受培训,初到芝加哥,安排我与美国同事艾丽斯同住。

宿舍位于梅纳德山区,艾丽斯驾车带我去,在快到宿舍的时候,艾丽斯把车停在了一个停车场里。她告诉我说,这个宿舍在一个刚建完工的住宅区内,甚至连马路都没有修建完毕,我们必须要从这里步行进去。走着走着,前面很快出现了一支筑路队。我细一看,发现他们修路十分浪费,这条小公路,不会有太多的车子来往,更不会有重量级的大型货车,然而,所用的水泥却非常厚,估计得有三十多厘米。

不久,我们又到了一个施工现场,他们正在铺设地下管道。那些管子的材质估计是厚达15厘米的钢

筋水泥,直径更是足有2米,两个人并排在里面跑来跑去都没问题。我真是困惑了,这到底是在铺设“地下管道”还是在修建“地下通道”?我和艾丽斯说,美国人不仅浪费时间,而且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一条从住宅区通出来的小马路和地下管道,有必要搞成这样吗?

艾丽斯听了我的话后,哈哈地笑了起来。她说这已经是非常小的规模了,在美国,如果是主干地下管道,那就时常会被做成“地下长河”,两米高三米宽的地下管道到处都是。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浪费空间,但是哪怕是百年不遇的大雨大涝,也不会把城里留下积水。

艾丽斯接着说:“这看上去是一种浪费,但实际上却是一种节俭。”这也算节俭?要多花很多钱

了麻烦。我们在点了5个小菜和两碗米饭,又问老板还有什么特色菜,我们再点两个。老板的回答让我们匪夷所思:“我们这有个规矩,如果你们的肚皮足够大,所点的菜也能全部吃完,点多少菜我们都不反对;但如果点的菜吃不完,就要按平常菜价的3倍来收取。因为,吃不完的菜必定要倒掉,这本身就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我认为,你们只有两个人,刚才点的饭菜已足够饱肚皮了。”老板说我们满脸涨红,对他的奉劝连连称道。

同学感慨地说:“新加坡人这些小事实际上却揭示了一个大道理: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能在生活富裕的同时,依然能够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人与人和谐发展。”

摘自《知识窗》

啊,我觉得这种观念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艾丽斯笑笑说:“如果用薄管道,20年或者50年后,管道可能就不够用了,那样就意味着政府又要花钱重新施工,那不是更浪费吗?马路也是一样,薄的水泥马路便宜,但只能用5年,就得重新修理甚至是重新施工,50年就要重复施工10次,那才是浪费!”

“50年?埋一根地下管道要考虑那么长远吗?”不料艾丽斯却笑着说:“在美国,100多年前的马路到处都是!”她接着告诉我,“在好莱坞电影《亡命天涯》中出现的那条地下管道,就在这儿附近,那条管道铺设于1885年,到现在一次都没有维修过,你觉得这是一种浪费呢,还是节约呢?”

听了艾丽斯的话,我觉得美国人这种浪费实际上代表着他们用最远的目光去规划和建设,避免重复的施工和维护,为老百姓提供最大的实惠和便利,这是一种另类的浪费,又是一种真正的节约!

摘自《旅行家》

韩三平的慧眼

朱晖

在演艺圈,能够捧红演员的导演大有人在,但能够捧红导演的人却鲜有耳闻。现任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就是这样的人,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看中的都是“濒临绝境”的导演。

十几年前,一个导演连续拍了几部电影都被枪毙了,以至投资人远远看见他就躲,该导演可谓落魄不堪。当时,韩三平是北影电影厂的厂长,得知了此人的情况,主动找到他。“我想帮助你。”韩三平说,“当前,中国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提高,但人们精神层面却跟不上物质进步的脚步,很需要一位导演来拿那些找不着北的人调侃两句。我觉得你有这个潜质。”该导演像抓到救命稻草,欣然同意。此后,韩三平带着他四处找钱,不久一个叫“贺岁片”的名词诞生了。此导演就是如今赫赫有名的冯小刚,他的转型之作叫《甲方乙方》。

有一个年轻导演,立志拍一部具有历史厚重感的影片,写剧本、筹备

剧组、选外景,殚精竭虑。然而,一切基本就绪后,却遇到了令他崩溃的事——申请立项没有通过。那年,同类题材申请立项的电影有四五部,有内部消息称:无论先后到还是凭资历,都轮不到他们。

年轻导演陷入绝境,因为他是借的100万把剧组建了起来,如今发现立项有问题时,剧组已经扩大到四五十人,衣服道具都做好了,每天都得往里扔钱。这时,韩三平出手相助,担当起该电影的总制片人,果断注入重金“输血”,并亲自出马使得影片最终通过审批。年轻导演感激万分,同时也感到压力巨大,韩三平于是和他开了个玩笑:“影片如果票房过亿,我就去黄浦江里裸奔。”年轻导演信心倍增,果然不负众望,影片上映后一举挤入“亿元俱乐部”的行列。他就是陆川,影片名叫《南京!南京!》。

有一个初出茅庐的导演,拍摄了

一部小投资的电影,但是找了很多家公司,都没有人看好,更没有人愿意发行。他们又找到中影集团,韩三平很忙,就把样片放在办公桌上。一星期过去了,韩三平也没空去看。一天,韩三平约人谈事,等了好久也没来,就叫秘书把片子放来看看。看了40分钟,他眼前一亮,立刻叫人联系该导演面谈。

小导演战战兢兢地来见韩三平,韩三平说:“我决定买下你们的国内版权,同时我还要告诉你,这部影片赚回的钱就是你下一部的成本。”结果,这部没有大制作、大场面、大演员的影片为中影赚了900万。这位初出茅庐的导演叫宁浩,他的处女作叫《疯狂的石头》。韩三平没有食言,又追加100万,让宁浩拍了《疯狂的赛车》,卖了一亿二千万。

经韩三平发现并提携的导演还有不少。有人问他一双慧眼是如何修炼的,他笑答:“中国的电影事业光靠一人不行,需要更多富有理想和干劲的年轻人,我只是乐于给渴望成功的年轻人提供机会。与其说我有一双慧眼,不如说是他们对事业的热情和执着进入了我的视野。”

摘自《意林》

我是一个很重视生活的人,远甚于写作,写作只是我的游戏之一。别人也许会问:你是不是游戏人生呢?我要说:我是游戏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玩的,孔子就说“游于艺”,这几个字包含了多少意义,用最白话的字来说就是玩。我说的玩不是舞厅的玩,也不是玩电动玩具的玩,不是,我的人生一定要玩得痛快才走,我的人生哲学是做任何事一定要觉得好玩才去做,绝不会为了达成一个目的而勉强自己。我说这话是一个非常张的,这句话说出来很不好,但这只是对我自己,不是对别人,而且我的人生态观是任何事情都是玩,不过要玩得高明,譬如说,画画是一种,种菜是一种,种花是一种,做父母更是一种,人生就是一个游戏,但要把它当真的来玩,是很有趣的。

很多人看了我的书,都说:三毛,你的东西看真是好玩。我最喜欢听朋友说“真是好玩”这句话,要是朋友说:你的东西有很深的意义,或是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因为很少朋友对我说这个,一般朋友都会问:你的东西很愉快,很好玩。我就说:我写的东西是不是都在玩?他们说:是啊。

摘自《思维与智慧》

做人学启功

老愚

如果你手里有一封启功的书信,那就轻巧地成了万元户。你或许在想,要是时光退回到三十年前,该有多么富足和荣耀啊。但彼时,启功先生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大笔一挥,便是黄金万两。所以,他随手写字,谁做喜欢状就欢喜地给谁,他或许在嘀咕:我的白话诗不比汉字值钱么?未见有好诗如好字者也。

名人死后往往不经意间逸为段子,段子的数量与风流倜傥的程度成正比。

启夫子洁身自好,不近女色,打趣者只能在他对妻子的深情上做文章。比如,婉拒媒婆由单人床改睡单人床之类。其他流传的启功逸事,风趣、智慧,但不乏些油滑语。这跟跟读有关,如果不能将本事置于特定的情境中,必经由他人的附会而传扬。

喜憨形于色,得意时手舞足蹈,困窘时手足无措。李可讲先生在《服膺启夫子》书中写道,某日拜访,发现独步书坛的启功先生,正在独自把玩牌九……除了蕴含对母亲的绵绵忆念外(小时候,他常常坐在玩牌九的母亲身边),恐怕也有自在惬意的成分,那种童心未泯的憨态,才端的是其真面目。

被人诟病的“自谦”与“自贱”集于一身,恰是启功先生的智慧之

坚信自己与众不同

王宝强

16岁时,做群众演员的空当,为了生存,我在工地上找了个搬砖头的活。后来,我找到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有一天,清洗洗手间时,洗手台被我打碎了,一个月的活儿白干了。

工友们都觉得我是个怪物。因为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要去洗照片,一洗就是几十甚至上百张。一个每天只挣25元的工人,花大笔钱去洗照片,这不是疯了么?

我诚实交代,那些照片,是送给大大小小的副导演的。“你送那么多,他们看得到吗?

处。他要跟俗世保持距离,又不愿伤害别人,就使出了这招,委屈的是仁者自己。客气、和蔼、彬彬有礼,书里用一个词“谦己敬人”指代了。常“用敬”并不等于无是事,启功先生对粗野、蛮横、无礼的东西,冷不防一针刺过去,直奔要害,常常令撒野者尴尬不已。一日,空军司令秘书替首长索字,言语轻佻霸道,夫子缓缓问道:如果不写,你们首长不会派飞机来炸我吧?秘书反驳:当然不会。那我就不写了。夫子笑而罢笔。

他有自己的拒绝法。77岁那年,应邀出席某政治表态会,他不能不去,去了又不能不说话,在众目睽睽之际,他站起来,徐徐发声:我没有别的本事,就给诸位敬个礼吧。话毕,迅疾将手抬至眉前,算行了礼。未戴帽子的这个敬礼,自始至终不露媚色,一脸冷峻,令场内内心有灵犀者肃然起敬。

在内心里,他是安静的。从不向执政者提意见却被戴上右派帽子后,老伴时常伤心哭泣,他心里也有委屈,但劝慰妻子的话却令人动容——“算了,咱们也谈不上冤枉。咱们是封建余孽,你想,资产阶级都要革咱们的命,更不用说要革无产阶级命的无产阶级了,现在革命需要抓一部分右派,不抓咱们抓谁?咱们能成‘左派’吗?既然不是‘左

派’,可不就是‘右派’吗?”

他的超脱通达甚至达到令人诧异的程度。当得知一个素来交恶的人即将西行,他欣然预备了一幅温情的挽联,称两人之间有“缘”。

委屈的时候,他自有对付的办法。在接到必须证明王羲之的《兰亭序帖》为假的“旨意”后,先是应付,在权势者屡次逼迫后,他才撰文附和,但附和的逻辑是:你说的那样,按照你的要求,就是那样。把启功“我是非常拥护的!”这句话讥讽为“曲学阿世”是容易的,但重要的在于能否身处地体会他的态度。他不是战士,也不想做。翻译家杨宪益说:“启功有旗人的特点,跟老舍一样是怕事的人。性格上就是怕事。”这个“怕事”讲的就是不与别人争的和善,给别人面子也保全自己的尊严。窃以为这是做人的美德——他不想把自己从人群中拎出来,变成某种标签供人膜拜或待价而沽。

启夫子的故事,可以有这样的叙述法,可谓开生面。文字读来趣味横生,满口留香。虽也有几近拍案而起为大师辩护之处,但作者大体以委婉解读飞白,谨慎小心,生怕误读了大师,误导了读者。

在动乱频仍的中国社会里,如何安身立命,保有真性情,启功先生可谓范例。作为中国文化的守护者和符号,他儒雅、内敛、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在俗世与内心之间设置了一道坚实的隔离墙,治人者即使能感觉到他不驯服的存在,却很难抓到一点把柄。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长相一般,皮肤不好。除了会耍套路式,一无是处。黑暗中,我伸出自己的双手,反复打量。我感觉到恐惧,照这样下去,我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吃,喝,搬砖,混日子?

现在流行一个词,叫做“内心强大”。他们对我的每一次否定,对我起的作用,比他们看起来的要大得多。每一次被否定后,我的内心都有两种力量在撕扯,一种是:“他们说对。”另一种是:“要相信你自己,你会和他们不同。”

我想我应该感激年纪。16岁的年纪,内心永远燃烧着一种坚定的火焰。所以,无论每一次两次力量如何撕扯,第二天,阳光再次射进小屋的时候,我还是要按自己的初衷去行事。

摘自《广州日报》